

魂兽之海

迦楼罗火翼◇著

鱼言之魂

迦楼罗火翼◇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魂兽之海. / 迦楼罗火翼 著.

—武汉: 长江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492-3755-5

I. ①魂… II. ①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1136 号

本书由迦楼罗火翼委托湖北知音传媒集团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 并取得其他衍生授权。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魂兽之海. 迦楼罗火翼 著

-
- | | |
|------|--|
| 出 版 |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
| 出 品 | 湖北知音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
| 发 行 |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
| 作品企划 |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
| 责任编辑 | 陈 辉 |
| 特约编辑 | 熊子锐 |
| 装帧设计 | 龚 婷 |
| 印 刷 | 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 开 本 | 16 开 |
| 印 张 | 16.5 |
| 字 数 | 200 千字 |
| 书 号 | ISBN 978-7-5492-3755-5 |
| 定 价 | 26.80 元 |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879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729)

目录

CONTENTS

6	第一章	乱梦
20	第二章	黄泉屋
36	第三章	脱离
62	第四章	失控
88	第五章	北院
104	第六章	青骊
123	第七章	魂象
145	第八章	霓见
160	第九章	双头龙
179	第十章	双卯
193	番外	如云如水



魂 鱼 之 海

迦楼罗火翼◇著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荣誉出品
《漫客小说绘》书系

请原谅这个怪谈异样的叙事节奏，

它不曾遵循所谓讲故事的习惯。

为什么？

因为它是“事实”啊。

A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possibly reading 'Cayata' or similar, with a large, sweeping flourish.

目录

CONTENTS

6	第一章	乱梦
20	第二章	黄泉屋
36	第三章	脱离
62	第四章	失控
88	第五章	北院
104	第六章	青骊
123	第七章	魂象
145	第八章	霓见
160	第九章	双头龙
179	第十章	双卵
193	番外	如云如水



第一章 乱梦

“梦见”“禁忌的转学生”……等等，青轴书院的怪谈绝对不止这些！

又梦见了海。

卯叶看见混沌的浅灰天空下，是一望无际、仿佛要把一切都吞食下去的深沉湛蓝。而她自己正静静地走在这片海面上——没有轻澜，没有涌浪，没有波涛，只有清圆的涟漪，一圈圈地从脚下荡漾开来，又渐渐扩散消失。

万籁俱寂，在这冻结了般的沉睡之海深处，却传来心跳般节奏雄浑地鼓动。卯叶觉得那应当是某种虚幻的潮音……

伫立在这无尽的沉默之海中央，眺望过去，“学校”就出现在前方遥远的海平面上。这座古书院孤零零地、以不可思议的轻盈漂浮着，那种细腻真实的质感，与其说像三维印象，还不如说更像巨大的沙盘。

陡然间，周遭景物模糊成冷调的线条——原来是身体以惊人的速度移动起来。

下一秒钟就站在了校门前。

卯叶费力地仰头望去，不知为什么，眼前的建筑物显得格外高峻鼎立。门额上“青轴书院”的石匾是有了年头的文物，从此刻的视角看来却有些岌岌可危。

学校大门虚掩着，入口处却拦着四排猩红的绳索，表示“禁止入内”。

梦里的卯叶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径直走上前去，整个人随即毫无阻碍地穿越了那些绳障，像越过四条投射光线。

潮声退到了远处，耳中充斥着蛮横的寂静。

要穿过昏暗的门房甬道才能进入校园，卯叶看见出口那头亮得异样，仿佛溢满类似盛夏午后的炫目强光。她加快脚步跑过去，眼前蓦地展现平日里看惯的景象，然而在此刻，一切都似是而非。

地面被海水浸没，草木化为孤岛，台阶成了水乡的小码头，校舍变作突兀的岩礁，那条从大门口开始就蜿蜒遍整个学校的朱漆长廊，则像浮桥般静静停息在水面。

沿着长廊向前走，卯叶突然踏中了什么，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打了个跟跄。

反射性地低头看去，一条“胳膊”正被她踩在脚下，严格来说，那只是裹在校服里的上臂，可在袖口的部分却并没有露出手腕和五指。

虽然看不到，但校服下面确实确实有肉体存在着——像踩中了融化的糖一样，脚底的东西软绵绵地腻成一摊。卯叶倒抽一口凉气，慌忙移开足尖，那“手臂”便颤抖着渐渐膨胀开来，再度恢复原来的形状。

这种事情，无论多少次都不会习惯啊……

卯叶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已经不止一次梦到这些了。每次都是这样，到这里肯定会踩到“人手”绊一跤，然后就会发现——

整个长廊上散布着深青色的校服，男式女式、横七竖八地摊了一地。虽然只是衣物，却赫然隆起细致而逼真的身体轮廓，摆着再自然不过的姿势——除了看不见头颅四肢之外，就跟有人躺在那里一般无二，简直像集体蜕皮之后遗留下的外壳……

这还不是全部，放眼望去，操场上、通道间、教室里，瘫倒的“空壳”比比皆是，那些毫无知觉的“躯体”半浸在海水里载沉载浮，看起来恍惚是一堆潦草的铅笔素描。

可是卯叶感觉得到大家的“存在”，身体分明全都在这里，却像中了隐身术似的完全没法看见。

——是从三个月前开始的吧？断断续续地，一直反复做着这个梦。

从刚开始这“尸横遍野”的景象吓得卯叶尖叫着从梦中醒来，到后来也能稍稍保持冷静了，甚至还有余暇数数廊上究竟躺了多少具躯壳。

她小心翼翼地绕开同学们的“蝉蜕”，一步步朝前走去。从三十几数到五十几，再到八十几，人数在这不断重复的梦境里毫无悬念地增长着。可是她始终在恐惧：数到一百，会不会正好就去到长廊尽头呢？

绝对不可以接近那里——因为长廊的尽头，是禁忌。

沉重的铁栅、腐朽的木门，禁锢着秘密的院落，被同学们戏称为“黄泉屋”的“北院”就坐落在那里。卯叶不知道在梦境里，它的大门是不是也一样绝对不可以打开，也不知道那里会有怎样的东西正等待着自己。

可是停不下来。像是被什么牵引着、拖曳着一样，迈向那禁忌之所的脚步，

怎么也停不下来……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让我看看第九十五个在哪里……”心里战栗地默数着，卯叶转过长廊的最后一个拐角，整个人猛然间僵住。

因为这个意外的停滞，梦的世界突然摇漾了一下，像水中的倒影被乍起的风吹皱。

就在动荡的波纹中央，卯叶惊恐地注视着前方——消失了……

拐角那边，一切都“消失”了！

呈现在卯叶眼前的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不同于永夜或阴影，这是一种从未见过的漆黑，浓腻黯恶。就像浑浊的沼泽，沉淀着半凝固的泥浆，将长廊尽头所有的存在都贪婪地吞咽入腹，不留一丝痕迹。若是卯叶没能及时收住脚步，早就已经坠入这片不归的深渊！

面对着仿佛能把灵魂都吸进去的漆黑，卯叶脑中陡然响起了警铃。她隐隐觉得这个梦和以前做过的那些不大相同，有说不清的危险气息蕴藏其中……

而这片黑暗应该就是我们内心“恐惧”的实体，化为物象的“恐惧”。

不能向前，因为再进一步就会被恐惧吞噬。可是，也不能退后，因为此时此刻，卯叶蓦地被某种突然袭来的预感攫住——有人在！

不可能的！念头产生的瞬间卯叶就否定了自己，身后的长廊上只有那些“蝉蜕空壳”而已，它们不可能站起来，更不可能有所行动……

但是，如果真的站起来了呢……

霎时间，冰冷的寒意顺着卯叶脊背滑下。像是要打碎作茧自缚的妄想，她猛然回头——

尖锐的惊叫声控制不住地冲出喉间，划破了盘踞周遭的沉寂……

卯叶看见了——真的有人在，在这个死气沉沉的梦之世界里，真的有人像自己一样清醒地站立着！

那个人就伫立在长廊拐角，不是蝉蜕、不是空壳，是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类。

天光逾炽，阴影逾浓，卯叶看不清对方的面孔，却能从那颀长高挑的轮廓、柔韧年轻的肢体上感受到蕴藏其间的青涩活力。

这就是第九十五个吗？

他是谁？为什么在这里？他想干什么？念头纷至沓来，但最令卯叶惊恐的是最初一刹那的直觉——她没来由地觉得对方根本不属于自己的梦想，是不能预测也无法控制的入侵者！

“停止。现在就停止！”入侵者的语声灌入卯叶耳中。这分不清性别的低沉嗓音，却没来由地让她觉得熟悉。

停止？她反射性地收回脚步，却不小心踩中瘫在一边的“蝉蜕”腹部，无形的柔软肌肉顿时塌陷下去，然而被损坏的躯壳出乎意料地没有像往常那样复原。一瞬间，那个身体像流沙般骤然崩溃。

紧接着，就从这一点开始，溃决的趋势不可遏抑地蔓延开来，波及其他空壳、波及长廊校舍。转眼之间，整座学校全都被卷入其中——就像沙之城堡，看似坚不可摧，却在缓缓涨起的潮水里轻易崩解坍塌。

不应该是这样的！一定有什么出了问题，必须醒过来！

只要像往常那样醒过来就可以了，噩梦虽然可怕，但毕竟不能真的伤害到自己。

可是……睁不开眼睛！

卯叶突然发现，自己的意识不知何时竟变得像蝴蝶标本那样，被牢牢禁锢，无法挣脱。

动弹不得的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入侵者一步步逼近自己，耳中传来对方意义不明的话语：“不能再放任你继续下去，否则一切将无可挽回。”

这陌生人到底在说什么？

然而卯叶根本来不及思量，一道斑斓炫目的弧光陡然在她眼前流过，心头一阵彻骨冰凉。卯叶低头看去，却见那光之虹竟已嵌入自己的胸口……

忘记了尖叫也忘记了恐惧，她愕然瞪大眼睛——入侵者的右手中不知何时长出一柄长剑，剑柄与掌心连接之处似乎还能感觉到血脉涌动，但那利刃如冻结的寒潭般澄澈，还有绮丽的光晕在冰面下缭绕不息。

而这把利剑，真真实实地，刺进了卯叶的心脏……

某种秋风吹过枯木的空荡感觉从胸口传来，卯叶看见从这个致命的伤口中，缓缓飘散出一股细细的流沙。

身体……在崩溃……

可自己却无能为力。卯叶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虚弱，面对着迫在眉睫的危险，自己竟完全无计可施！

就在此刻，卯叶还来不及体会这种无力感，便觉得整个人突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朝后退去——是意识正逃离即将被摧毁的躯壳。

噩梦要醒了！

就在挣脱梦之世界束缚的刹那，她清晰地看见被刺杀的“自己”，睁着空洞的双眼，慢慢滑离陌生人的长剑，萎顿下来，仰倒在深湛无边的幻海之中……

睁开眼睛的时候，手心和额头都是冷汗。卯叶尝试转动还有些僵硬的颈项，黎明时分熹微的晨光把窗帘映成了蜜柑色。墙上悬挂的老式时钟刚刚指向5点，可是卯叶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自己并不害怕噩梦，因为经常会梦到。

卯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不是那种纤细敏感的人，按说也没很大的精神压力，更谈不上有什么惨痛的回忆——就像这座香川古城中大多数孩子那样，卯叶的成长轨迹相当平凡——除了母亲在她两三岁的时候离开了父亲。

也许是当时年纪太小的关系吧，卯叶对母亲的记忆相当淡薄。现在回想起来，也只依稀记得她有着长长的、冰凉的黑发，还有就是分别的时候，母亲默默地拉着她的手，走过了门前的长巷。

那天是冬天吧？风很大，卯叶小小的脑袋上顶着被吹得乱作一团的短发，母亲站定下来抚摸着她的脸颊。

记得母亲掠过发丝手指是那么白皙，而耳边的絮语是那么低柔，至于她说了什么，卯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而后，就时常会做噩梦。

记得最严重的是三年前刚升入初中的时候，卯叶反复梦到被父亲紧紧扼住脖子，按进冰冷的海里。身体渐渐被淹没，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沉入漆黑无边的水底。

虽然知道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首先她从小到大都没去过海边；再者，在博物馆工作的父亲温柔又文弱，对女儿可以说疼爱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根本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

可是窒息的痛苦，还有水底彻骨的寒意却感同身受。而那种被最亲近信任的人背叛的惊愕和绝望，明明毫无根据，却每夜每夜反复侵扰着，强迫她去体会。这个噩梦的真实感和频繁度终于使卯叶动摇纠结、疑惑烦躁，乃至渐渐崩溃。

治好这梦境带来的伤害的，是两样东西——一是茶食老字号桃鼓庵的栗子糕，还有一件严格说来并不是“东西”，而是卯叶奶奶家的邻居，踮踮馆文具店的店主：白闲白先生。

并不像别人那样，用“学习的压力”“青春期的敏感”来敷衍自己，白先生每次都很认真地说：“打个比方，奇怪的梦就好像红叶那样。枫叶变红是因为花青素的关系，我们看不见花青素，却看得见枫叶的颜色。同样的，被觉察到的梦境常常来自于一些不曾被觉察的事情，那些事情有些已经发生了，有些也许即将发生。不过可以肯定的就是，就像红叶不等于花青素一样，梦境也不等于那些事情本身。所以不要太在意，去寻找梦境的真相，有时是可以当作一件有趣的事情来享受的。”

可以说对卯叶而言，白先生比父亲这个书呆子加工作狂更靠得住。可几个月前，他们两个人为了找一张传说中的香料方子，结伴去了遥远的深山里，所以这段时间内她能依赖的，也就只有足以甜掉牙齿的栗子糕而已。

“我说卯叶，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耳边的抗议声让卯叶蓦地回过神来，只见旁边梳马尾辫的少女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有些不满地瞪着自己。

——她是同桌禾泉，这里是学校，现在是午休时分。距离清晨那个噩梦，已过去七八个小时。

——而自己不知不觉中又走神了。

卯叶以最快的速度梳理了一下眼前的状况——早春的阳光格外的温暖明媚，是自己提议一起到向阳的花坛边来吃饭聊天的。邀请者本人居然走神走到了九霄云外，难怪禾泉会不满地抗议。

“在听，我当然在听啊！”塞了满嘴栗子糕的卯叶连忙含糊地回应，“你刚刚……是在说什么事情？”

“卯叶你果然心不在焉，难怪早上连点名簿都忘记拿了，还要我多跑一趟去

拿！”禾泉干脆把筷子丢进便当盒里，故作沉重地摇头叹气，“我在说‘转学生’，‘转学生’的事情啊！”

“是是，是转学生没错，我只是一时没反应过来。”卯叶连忙顺着对方的话头打圆场。

“我们班啊，明天会有转学生插进来哦！”禾泉煞有介事地感叹道，“居然能转进一中来，肯定来头不小！”

这话倒让卯叶摸不着头脑了，她不由得苦笑起来：“这是哪一说啊？咱们香川一中又不是清华、北大、牛津、哈佛，能进来读书祖宗面上都有光，转个学还扯上什么来头大小？”

没想到禾泉却夸张地皱起眉头，好像看怪物似的上下打量着卯叶：“我说你到底是不是我们学校的人啊？听到‘转学生’三个字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

“怎么了？‘转学生’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禾泉眯起小猫那样圆溜溜的眼睛，故意压低声音：“香川一中是从来不收转学生的，这可是不成文的规矩，或者说是禁忌也可以！”

“禁……禁忌？”这个词让卯叶不自觉地一愣，将视线缓缓地转了过来。说起来她长得其实颇为清秀，虽然不是那种华丽夺目的美少女，但眉目净爽，有种初夏阳光般的清澈感。利落的短发轻盈地垂落在额上，呼应着上扬的嘴角，更呈现出率真的倔强神韵。只是不知为什么明明鲜活灵动的双眼，顾盼之间却偏偏总有一丝脱线的茫然神色。

提起了对方的兴趣，禾泉顿时得意起来，她坐正身体清清喉咙：“说来可话长了——这就要追溯到我们香川市第一中学的前身——青轴书院的时代……”

传说明末之际，香川城的青轴书院曾是远近闻名的大书院，前来求学的书生甚至一度达到上百人，可是就是这样如此的大塾，却在一夜之间，差点沦为死寂的旷室空堂。

传说那是一个冷得异样的年份，时至三月还常有雪花飘落。某个寒夜，青轴书院大门被一位少年书生敲开了。他直谒此地的总主持者——山长，哭着说父母新亡，不得已投奔在香川的亲戚，可是偏偏亲戚也不知所踪，走投无路只能来到书院，恳请山长收留。同时还上呈了邻城翠微书院山长的亲笔荐书，信中缕述了

这位书生怎样聪颖好学，为人仁厚。

青轴山长看他可怜，又有旧友翠微山长的推荐，便收留他和大家一起读书。而这少年果然是聪慧勤奋、讷言敏行，甚得青轴山长的信任与赏识。因屡屡在文章比赛中夺魁的关系，山长还特别奖励他一套珍本古籍。

可说来也巧，自从少年书生转入以后，一种怪病却在书院中蔓延开来——症状就和昏睡无异，得病的人呼吸匀畅、脉息沉稳，可就是没有意识，怎么也叫不醒。不断有生徒被这怪疾缠住，最严重的时候，有人甚至走着走着突然就倒在地上，无声无息地陷入长眠。

最初的恐慌之后，人们开始寻找这一切的根源。药石无效，怪力乱神的传言便多了起来。怀疑的焦点自然而然集中到这名来历不明的转学书生身上，人们对他侧目而视。尤其是同宿舍的四位生徒，更认定书生就是怪病的元凶——要么他是不祥之身，要么就是他施法作祟——虽然这些猜测完全没有证据证明。

只有山长力排众议，坚持少年书生是无辜的。可这无条件的信任却令他愈发被孤立起来，没有人跟转学书生说话，没有人与他同坐，走在路上会被人莫名其妙地地下绊子或泼脏水，甚至他的行李坐席都常被践踏丢弃。

最可怕的是回到宿舍，这就等于进了私刑房——那四个室友简直把欺辱转学书生当成了消遣娱乐！

听到这里，卯叶不由得停下了把栗子糕塞进嘴里的动作，含混地嘟囔着：“原来不管在什么时候，学校都是一个样子的啊……”

“可不是嘛，你听我说啦……”禾泉摆了摆手，示意卯叶不要打岔。

直至一天，青轴山长应邀去邻城拜访旧友翠微山长。他前脚刚离开书院，生徒们后脚就行动起来，摩拳擦掌准备“制裁”转学书生，逼他显出“真面目”，再不济也打算给他个教训。对于这一切，助教讲书们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面对同学们长期的非难、排斥、欺侮乃至折磨，转学书生始终温驯地忍让，这天也是一样，一味默默承受着，几乎连辩驳都很少。

然而没想到的是，室友们竟翻出了山长赠给转学书生的古籍，点起火盆，逼迫他交待如何“施法作祟”让同学患病，不说就把书全部烧掉。

而那一厢，青轴山长抵达了邻城的翠微书院，照例和故友翠微山长叙旧谈心。